孔子教育学说

KONGZI JIAOYU XUESHUO

余家菊◎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G40-092.25

孔子教育学说

KONGZI JIAOYU XUESHUO

余家菊◎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孔子教育学说／余家菊著．—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0

ISBN 978-7-5656-0192-7

Ⅰ．①孔…　Ⅱ．①余…　Ⅲ．①孔丘教育思想－研究　Ⅳ．① G40-092.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5628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0-5723 号

尊师园书坊 18

孔子教育学说

余家菊 著

书系策划　侯　亮　沭　苇
责任编辑　张书慧　杜艳茹
封面设计　棱角视觉

出　　版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105 号（100048）
电　　话　总 编 室：010-68418523
　　　　　　市场营销：010-58802818
　　　　　　新华书店：010-68418521
网　　址　www.cnupn.com.cn
邮　　箱　zunshiyuan@hotmail.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6.375
字　　数　81 千字
定　　价　25.2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作者生平

余家菊（1898—1976），字景陶，湖北黄陂人。出身书香之家，7岁入家塾。1912年就读于文华书院，后转中华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中华大学哲学门，1918年毕业留校。1922年2月赴英国留学，先后在伦敦大学、爱丁堡大学攻读哲学、心理学、教育哲学。1924年回国，先后任教于多所大学。毕生勤勉笔耕，留世文字近千万言。在1943年完成的《孔学漫谈》“开场白”篇中，作者首次说明，二十年来的志业在于了解中国文化的精义：“因为我相信要国民爱国，必须本国先民的成就有其可爱之处；而且要发扬国民精神，也当从固有的精神中有所抉发。”晚年更以复兴中华文化为念提出实际可行的“复兴爱的文化”观念。晚年作品多半收集在《余家菊景陶先生论著专辑第六辑·中华文化要义》（台北市慧炬出版社，2001年）。

孔子

《孔子教育学说》凡例

一、本书分三篇：前篇述孔子之身世时代与学养；本篇依教育学体裁编次孔子之学说；附篇述孔子之政治观，及孔门之学风，以见孔子思想之全局，及其影响之轮廓。

二、本书取材全出《论语》，间引他书相证。《论语》句读义释多依《朱子集注》或刘宝楠《正义》。余如毛奇龄《论语稽求篇》、焦循《论语补疏》、阮元《研经室集》，亦偶一引用其说。

三、本书于孔子之重要思想教训如仁、义、忠、恕、孝弟、礼让、中庸、畏天、知命、士君子等等，皆叙述及之，实为孔子全部思想之缩写。诚以教育思想与其他思想皆有密切关系之故。

四、作者立论，必依据旧有注释，且每偏取其质朴之说。如或经义显明，可依逻辑以推寻者，则不问注释，而依经立议，但不敢牵强附会，致失真相。

五、《论语》文简义富，往往一句数引，每更引一次，观点必有变易，故不嫌重复。

六、作者下笔，力求正解经旨，但学识谫陋，难免错误，尚希宏达指正。

余家菊

公元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于上海

目录

《孔子教育学说》凡例

前篇 …………………… 1

一、孔子之身世 ………… 3

二、孔子之时代 ………… 14

三、孔子之学养 ………… 23

本篇 …………………… 37

一、绪论 ……………… 39

二、受教者论 ………… 60

三、教材论 …………… 69

四、教学法论 ………… 97

五、训育论 …………… 122

六、教育目的论 ……… 149

附篇 …………………… 167

一、孔子之政治观 …… 169

二、孔门之学风 ……… 182

前篇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一、孔子之身世

名字　孔子名丘，字仲尼。《史记·孔子世家》谓孔子母祷于尼丘而生孔子，因名曰“丘”。使此说而信，则其字曰“仲尼”，自非无故矣。盖“仲”指其在昆弟间之行次言，而“尼”则因“尼丘”而取也。在古代，子为男子之美称，故通称曰“孔子”。

生年　《史记·孔子世家》谓孔子生于周灵王二十一年即鲁襄公二十二年。《春秋公羊传》、《谷梁

传》皆谓在襄公二十一年即周灵王二十年已酉之岁也。降生之月，《史记》未曾言及。《公羊传》谓在十一月，《谷梁传》谓在十月。至于生日，则两传皆谓为庚子之日。吾人宜从《公》《谷》两传，认为周灵王二十年（公元前五五二年）冬十月庚子之日（夏正秋八月二十七日）生。

家世 孔子，殷人之裔，系出于宋。宋湣公之长子弗父何，让位而不立。其曾孙正考父辅佐戴、武、宣三公而有大勋。正考父之子孔父嘉仕殇公，为大司马。时太宰华督有不臣之心，弑殇公，遂杀孔父嘉。孔父之子奔鲁，始为郰人，以孔为氏。孔子父郰叔纥多武力，为郰邑大夫。母颜氏，名征在。纥娶时，年已老，与颜氏女年不相当，有乖于礼，故《孔子世家》有“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之语。野合者，合不当礼也。纥死时，孔子年幼，至不识父墓。嗣后母死，问于曼父之母，乃得合葬于防。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好学　孔子少孤，家势中落。其伟大成就，皆于艰难困苦中奋斗得来。尝自称云：

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

孟子谓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而已矣。孔子之留意庶事，恪尽职务，有如此者。

孔子之好学，殆出于天性，虽在操业谋生之中，而好学不倦，精进无已。尝有如下之自述：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论语·公冶长》

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论语·述而》

讲学　孔子讲求学术，声誉日广，有识者多心焉向往。《史记》谓“孔子年十七，孟釐子病且死，

诫其嗣懿子曰：‘孔丘，圣人之后，……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殁，若必师之。’及釐子卒，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孟釐子即孟僖子，“釐”与“僖”，古音同义通。僖子之卒，在鲁昭公二十四年。懿子来学，孔子当已三十余岁，《史记》所谓年十七者，或误。古者学在王官，典章文物，皆存于官府，故官师合一，探讨学术者必于官府求之。私家讲学，肇始谁何，虽未能知，然至孔子而大盛，为文化史上一大关键，则确切无疑。

仕鲁　鲁昭公二十五年，昭公讨季氏不克，出奔齐，鲁乱，孔子适齐。未几，返鲁。定公立，季氏家臣阳虎专权，欲孔子出仕。《论语·阳货篇》云：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

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阳货立言，情义兼至，无可拒绝，而不可仕之故，又不可明言。孔子之不仕，时乱无可为，是其一因，而经世事业不必定须出仕，则尤为其根本见解。怀此见解，故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初未尝认为不从政即不足以经世也。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

“孝乎惟孝”，美太孝之辞。“友于兄弟”，善于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与为政同。盖敦厚民俗，转移风化，为政治之根本事业，初不必当政权而后始为从政也。孔子持此社会本位之政治观，故或出或处，莫不有关治乱。

阳虎败，定公用孔子，历官至司寇。对外相定公会齐侯于夹谷，守礼不慑，大张国体。对内行堕三都之谋，强公室以统一政令。郈费已堕，惟围成弗

克。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遂行。时在定公十三年。

周游 孔子去鲁，即适卫。孔子生平，于居鲁外，居卫最久，入卫凡五次。其弟子既多卫人，而卫又多贤臣，殆其所以久于卫之原由也。《论语》载：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

当为初次入卫由观感而发之议论。初居卫，有见南子一事，令后儒聚讼纷纭，浅人谤议横生。《论语》云：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

"矢"者，指也；"所"者，若也；"否"者，不也；"厌"与"压"同。南子知孔子贤，请见孔子，其意殆将用之。子路疑孔子此见为将诎身行道，于心

不悦。孔子乃指示之曰：予若不见，必触南子之怒而压我矣。言“天”者，譬喻南子有势且避直称其名也。因南子淫乱而疑及子路之疑孔子者，实为谬解。

居卫十月，适匡。匡人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遂难之，乃畏于匡。去匡过蒲，月余返卫。居卫月余，又去之。过宋，宋司马桓魋欲要而杀之，微服过宋。经郑。适陈。居三年，去陈适卫。不见用，将西见赵简子（晋之世卿），息于陬乡，仍返卫。不久再适陈。旋适蔡。陈蔡之君大夫皆不能尊贤养士，孔子窘乏，竟至绝粮。孟子曰：君子之厄于陈蔡之间，无上下之交也。旋又适卫，时为鲁哀公六年。哀公十一年，鲁人以币召之，乃归鲁。去鲁凡十四年，年六十八岁而归。

删述　“孔子自卫反鲁，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修《春秋》，以为传道万世之计。”《史记》谓“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此删三千余篇为三百五篇之说也。

后人多怀疑之。综其理由，约以为“诗三百”，在孔子时已成流行成语，疑三百篇乃古来之定数，非始自孔子之删定；且《书》《传》所引之诗，现在者多，亡逸者仅十之一二，若诗有三千，飨宴所赋在三百篇外者当不仅此数，而所引诗之在三百篇外者亦无从证明其非由鲁逸之而果为孔子所删去也。大抵谓孔子取旧有诗篇而整理次第之，且去其简篇不全者，要为可信，不必泥守删三千为三百之说。

删书之说，太史公未尝言之，仅谓“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穆，编次其事。”朱子亦谓“若果全备，孔子亦不应删去。或简编脱落不可通晓；或孔子所见，止是唐虞以下。”孔子于书，吾人仅信其曾加考订整理之工夫可也。

《礼》有《礼经》《礼记》《周官》之别。《礼经》即《仪礼》,《汉书·艺文志》谓“自孔子时，其经不具。”《礼记》乃孔子殁后，七十子之徒共撰所闻以为之，出于汉人手笔者亦有之。《周官》相传为周公所作。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又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